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十四回 意綿綿兩闌花魂詞 情脈脈一齣紅梨記

話說六月以後，天氣漸涼，癡珠的病也漸漸大好了。兩檻弄花，風窗展卷；遵養時晦，與古為徒。這也省卻多少事。無奈謾如多情，卻要接他人暑消遣。李夫人笑道：「先生，南邊這時候，重碧買春，輕紅擎荔，招些詞人墨客，湖上納涼，何等清爽。太原城裏一片炎塵，有甚麼消遣的去處？」謾如也笑道：「我們這武官衙門，那裏有詞人墨客呢！」癡珠笑道：「此間名士，第一總算是經略幕裏韓荷生了。」謾如道：「此人真不愧名士！我作了十年武官，仗也打過了幾十回，起先見經略那樣信服，我還不以為然。今年元宵晚上，蒲東那一仗，與我一個東帖，算定回部，五更時分敗到黃河岸上，教我埋伏，後面註了一行，是：『如放走一人，軍法不貸。』不想果然都應了他的話，令我十分敬畏。不知先生怎麼認得他？」癡珠就將都中相遇，及長安見了紅卿，敘將出來。謾如道：「他如今這裏，又有個得意的人了。」就將荷生近事講了一回，又喚跟班將荷生重訂的《芳譜》，檢給癡珠看。

癡珠瞧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怎的這杜采秋卻不入選呢？」謾如又將采秋來歷，講給癡珠聽。癡珠笑道：「那不是名妓，竟是名士了！秋痕這人，得荷生一番賞鑒，自是不錯。」

因將《芳譜》的詩朗吟一遍。謾如因說道：「秋痕這人，也自不凡。採秋事事要佔人先，他卻事事甘居人後。其實他的色藝，比采秋也差不多。」癡珠道：「那譜上就說得他的身份好。」謾如道：「譜上不過說個大概，他最妙是焚香煮茗，娓娓清談。他會畫菊，便愛藝菊，憑你枯莖殘蕊，他一插就活。祇是有點傻氣，一語不合，便哭起來。」癡珠歎口氣道：「美人墜落，名士坎坷，此恨綿綿，怎的不哭！」便將《芳譜》摺開，低頭不語。謾如忽向夫人道：「我這回，卻想出一個替先生消遣的法兒。」癡珠和夫人再三詰問，謾如總不肯說。

初七日一早，癡珠剛起來，穆升跑進來回道：「李大人便衣來了。」癡珠急忙迎出。謾如早笑嘻嘻的進來，說道：「纔起來麼？」癡珠也笑道：「你今天，怎的這般早就來了？」謾如笑道：「今天是要向先生借秋華堂，熱鬧一熱鬧。」癡珠正要致問，謾如卻已掀著簾子走了。癡珠跟著出來，謾如回頭笑道：「先生，停一會過秋華堂來吧。」說著，便彎向樓邊小徑而去。

癡珠退回外間更衣，然後出來。到了月亮門，祇見一群人，挑著十幾對紗燈及桌圍鋪墊，在甬道上站著。轉過西廊，聽得謾如和多人講話。走進垂花門，見堂中正亂騰騰的擺設，謾如卻坐在炕上調度。見癡珠進來，站起身，笑道：「客早來了，主人方纔收拾屋子哩。」癡珠道：「你今天到底請甚麼客？」謾如道：「沒有別人，就是先生和韓荷生。」癡珠道：「他準來麼？」謾如道：「他昨天，還叫跟班探聽請有幾個客，我說道：『祇有你們老爺和我們這裏韋師爺。』他跟班很喜歡，說是『韋師爺在坐，我們老爺是必來的。』這樣看來，他也很愛見先生。」癡珠遲疑道：「他怎的認得我呢？」

正坐下說著，幕屏門外轉出一個麗人，就如出峽的雲，被風冉冉吹將上來。後面一人抱著衣包跟著。癡珠笑向謾如道：「你今天鬧起這個把戲來了。」謾如微笑。

此時堂中都已鋪設停當，那正面及兩廊的燈，也都掛得整整齊齊。簾波一漾，花氣微聞，早是那麗人低著粉頸，款步進來，向癡珠請了安。卻怔怔的看了一眼，纔向謾如也請一安，就站在謾如身邊。謾如便攜麗人的手，說道：「來得很早，我有幾個月沒見你了。」麗人答應，把眼波祇管向癡珠這邊溜來。

癡珠細細打量一番，好像見過的人，遂向謾如道：「這姑娘就是《并門花譜》第一人麼？」謾如笑道：「就是秋痕。先生見過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到這裏，除你署中，我不曾再走一步，那裏見過他們。」

謾如便向秋痕道：「你認得這位老爺麼？」秋痕答道：「這位老爺姓韋。」謾如笑道：「先生方纔說『那裏見過他們』，他們怎麼又認識得先生呢？」癡珠真不明白，卻難分辯，倒是麗人道：「見是沒有見過，我卻曉得韋老爺的官名有個玉字，號叫癡珠。」癡珠大笑道：「這怪不怪！」謾如便問秋痕道：「你怎的曉得韋老爺名姓？」秋痕便將五月初五，跟著梅小岑來到西院，見了聯句、小照，敘述一遍。癡珠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那一天回來，禿頭原告訴過我，為著梅小岑素沒見面，也就摺開。」謾如笑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

先是癡珠起來，徑來秋華堂，卻不曾用過早點。禿頭也不敢徑端上來。此時約有巳正，便上來回道：「老爺用些點吧。」謾如道：「我倒忘了，一早把先生累到這個時候，還沒用點，快端上來。我是家裏用過的，秋痕陪著吧。」便站起身，叫秋痕上炕，秋痕不敢。謾如道：「坐吧，這又何妨。」便轉向門外更衣，叫人催請荷生。於是兩人對坐用點。

癡珠見秋痕上穿一件蓮花色紗衫，下繫一條百折湖色羅裙，淡掃蛾眉，薄施脂粉，星眸低纈，香輔微開，便想道：「似此丰韻，也不在娟娘之下！」秋痕一抬頭，見癡珠身穿一件茶色夾紗長襖，祇管偷眼看他，不覺一笑，便有一種脈脈幽情，蕩漾出來。癡珠把眼一低。秋痕倒低聲問道：「韋老爺，你怎的比那小照清減許多？」癡珠此時，覺得有萬種柔情，一腔心事，卻一字也說不出來。發怔半晌，眼眶一紅道：「改日說吧。」

猛聽得外面傳報：「韓師爺來了！」癡珠就也更衣出來。幾人扶著荷生轎子，已入屏門。瞧見謾如站在臺階，便急忙打著護板。秋痕就在轎前打了一千。荷生下轎，謾如搶上數步見了，癡珠也到檐下。荷生早躬身向前，執著癡珠的手，笑吟吟的，一面移步，一面說道：「咱們都中兩次見面，都未寒暄一語，抱歉至今！」

彼時已到堂中，三人重新見禮，兩邊分坐。癡珠向荷生道：「我們神交已久，見面不作套語吧。」荷生笑道：「說套語，便不是我們面目。」接著秋痕上前請安，荷生就接著說道：「你們所有客套，我也一起豁免吧。以後見面，倘再迎至轎邊一千，接到廳上一千，我就不依。再『老爺』二字，也不準叫，你祇喚我荷生。你字秋痕，我便叫你秋痕。」就向癡珠、謾如道：「我們也通行稱字，某翁、某某先生，濫俗可厭，兩位以為何如？」癡珠道：「吾兄爽快之至！」就向謾如道：「你再叫先生，我也不依。」荷生道：「自後大家犯令，我要罰以金谷酒數。」

秋痕坐在西邊，瞥見丹鞞、曼雲從東廊款款而來，笑道：「犯令的人來了。」謾如道：「你下去通知他不好麼？」正說著，丹鞞、曼雲已到簾邊，秋痕忍笑，大聲說道：「站著！聽我宣諭：奉大營軍令，不准你們請安，不准你們叫老爺。你們懂得麼？」說得荷生、癡珠、謾如三人大笑起來，連那前後左右伺候的人通笑了。秋痕自己笑得不能仰視。

那丹鞞、曼雲祇見過秋痕痛哭，沒有見過秋痕的癡笑，也沒有見過他會大聲說話，今日見他如此得意，轉停住腳步，祇是發怔。大家看見，更是好笑。後來秋痕的笑歇了，將以前的話告訴，兩人倒醜醜腆腆上來，好像沒得開口一般。還是癡珠初見，和兩個應酬，兩個纔說得幾句話。秋痕曉得他們為難，又自吃吃的笑。荷生也笑道：「我倒不意，秋痕也會這般調侃人。」癡珠笑道：「這是老師化導之力。」又說得大家通笑了。

祇見家人請示排席，荷生瞧著錶道：「就要排席？似乎過早。」癡珠道：「謾如今天是兩頓飯的。」荷生道：「怎的過費！」一會，席已擺好，係用月桌。謾如要送酒安席，荷生道：「方纔甚麼套都已蠲除，你又來犯令了！」於是大家換了便衣，團團入坐。

酒行數巡，癡珠坐接受雲，就將曼雲折扇取來。正要展視，荷生忽向癡珠說道：「斯人不出，如蒼生何！以吾兄才望，這廿年中倘肯與世推移，不就是攜技的謝東山麼？」癡珠將扇握住，歎口氣道：「小弟年少時，也還有這些妄想，如今白髮星星，涉世愈深，前途愈窄，濫竽滿座，挾瑟赧顏，祇好做個乞食歌姬的韓熙載吧！」荷生道：「你是要做入夢的傅岩，不願做絕裾的溫嶠，其實何必呢！」癡珠道：「人材有積薪之歎，捷徑多窘步之憂。我就不做韓熙載，也要做個醇酒婦人的信陵君。那敢高比騎箕星宿、下鏡風流哩。」

說得大家又笑了一陣。於是展開曼雲的扇，見是荷生楷書，便說道：「教我再寫這字，就寫不來了。」再看寫的是《齊天樂》兩闕，詞題《繫花魂》。

此時秋痕倚在癡珠坐邊，癡珠看著，秋痕唸道：

「小欄杆外簾櫳畔，紛紛落紅成陣。瘦不禁銷，弱還易斷，」癡珠拍案道：「好個『瘦不禁銷，弱還易斷』八字，這便是剪紙招我魂哩！」就喝了一杯酒，向荷生道：「是舊作，是近作？」荷生道：「我春間偶有所觸，填此兩闕，你不要謬讚。」也就喝了一杯酒。謾如、丹翬、曼雲都陪著喝，覺得秋痕黯然，又唸道：

「數到廿番風信。韶華一瞬，便好夢如煙，無情有恨。別去匆匆，蓬山因果可重證。」癡珠也黯然道：「半闕就如此沉痛，底下怎樣做呢？」就和大家又喝了三杯酒。

那秋痕唸到「韶華一瞬」，已經眼眶紅了，以下竟要墜起淚來。也就停了一停，又唸道：

「空階似聞長歎，」癡珠道：「接得好！魂兮歸來，我聞其聲。」秋痕噙著淚又唸道：

「正香銷燭地，月斜人定。三徑依然，綠蔭一片，料汝歸來難認。心香半寸，憶夜雨蕭蕭，小樓愁聽。咫尺迢遙，算天涯還近。」

秋痕唸到此，忍不住撲籟籟的墜下淚來。癡珠自己喝了酒，便說道：「我唸吧。」便將第二闕唸道：

「綺窗朱戶濃蔭滿，繞砌苔痕青遍。碾玉成塵，埋香作塚，一霎光陰都變。」癡珠念到此，聲音也低了。秋痕一滴一滴的眼淚，將那扇頁，點濕了幾處了。荷生道：「這是我不好。秋痕今天很喜歡，偏教他如此傷心起來。」曼雲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人家好端端喝酒，怎的荷生這首詞，卻要叫他灑起淚來？」癡珠勉強又唸道：

「助人淒戀，有樹底嬌鶯，梁間乳燕。剩粉遺芳，亭亭倩女可能見？」癡珠哽咽道：「此中塊壘，我要借酒澆了。」便叫曼雲取過大杯，喝了五鍾。荷生、謾如也喝了。謾如、丹翬都道：「過後看罷。」荷生也說道：「摺開一邊，往後慢慢的看。」癡珠那裏肯依，又唸道：

「幾番燒殘繭紙，歎招來又遠，將真仍幻。絮酒頻澆，銀旛細剪，憊爾癡情一片。浮生慢轉，好修到瓊樓，移根月殿。人海茫茫，把春光輕踐。」

癡珠末了，也忍不住弔下幾點淚來。瞧著秋痕玉容寂寞，涕淚縱橫，心上更是難受。想道：「我卻不道青樓中有此解人，有此情種。」便轉向荷生說道：「真是絕唱，一字一淚，一淚一血！這也不枉秋痕的數點淚漬在上頭。只是我也有一詞，題在花神廟，想你還沒見哩。」荷生道：「我自那一晚，便定了此間的局面，花神廟一別經年了。你那長新店題壁的詩，我還記得。」癡珠道：「你的詩我記得多了。」便喝一大杯酒，高吟道：

「雙槩風橫人不度，玉樓殘夢可憐宵。」

荷生十分驚訝，只見癡珠又念道：

「畢竟東風無氣力，一任落花飄泊。」荷生道：「荔香院你到過嗎？」癡珠也不答應，便又喝了酒，又高吟道：

「一死竟拚銷粉黛，重泉何幸返精魂。」又拍著桌說道：「最沉痛的是：

薄命憐卿甘作妾，傷心恨我未成名。」荷生道：「奇得很！這幾首詩你也見過麼？」

癡珠含笑，總不答應，喚過禿頭，說道：「你將我屋裏一個碧綠青螺杯取來，我要行令了。」荷生道：「你說怎樣見過紅腳，纔準行令。」癡珠笑道：「行了令再說。」荷生道：「你不說，我是不遵令的。」謾如笑道：「癡珠，你這悶葫蘆害人難受，不如說了吧。」癡珠道：「那裏有這般容易！」恰好禿頭取得杯來，便一面拿杯，一面向荷生道：「你喝了這十杯再說。」丹翬道：「這一杯抵得十多杯酒，怎的教人吃得下？」荷生道：「可不是呢，癡珠就是這樣作難我哩。」謾如道：「我講個人情，五杯吧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你講個人情，一杯吧。」癡珠也笑道：「三杯何如？」荷生心上急著要曉得紅腳蹤跡，也就答應了。隨又說道：「你也要喝一杯。」癡珠道：「說到高興，自然要喝。」

於是曼雲執壺，丹翬斟酒，荷生便喝了三螺杯酒。秋痕祇叫：「慢慢的喝。」荷生喝一杯，便送一箸菜，或是水果。謾如也喝了三大杯。癡珠纔把荔香院那一天情事，細細向荷生講將出來。講得荷生癡癡的聽，兩眼中也噙了幾許英雄淚。謾如、丹翬、曼雲都斂容靜氣，傾耳而聽。秋痕更怔怔的望了癡珠，又望荷生。癡珠說到娟娘不知蹤跡，也就落下數點淚，叫秋痕斟過一螺杯酒。

秋痕祇斟有七分杯，癡珠接過，卻要秋痕斟滿，高吟杜詩道：「寇盜狂歌外，形骸痛飲中。」接著吟道：「氣酣日落西風來，願吹野水添金杯。如漉之酒常快意，亦知窮愁安在哉。忽憶雨時秋井塌，古人白骨生青苔。如何不飲令心哀！」大家含笑，看他吟完，將酒喝了。秋痕笑道：「角力不解，必同倒地；角飲不解，必同沉醉。這是何苦呢！」說得大家又笑了。

這一席酒自十一下鐘起，直喝至三下多鐘。幸是夏天日長，大家都有些酩酊，便止了酒。荷生、癡珠祇用些粳米稀飯，就散了坐，回到癡珠屋裏。祇見芸香拂拂，花氣融融，別有一種灑灑之致。癡珠又喚禿頭，焚起一爐好香，泡上好茶。荷生、謾如或坐或躺，丹翬等三人就在裏間理鬢更衣。癡珠便將盆中開的玉簪，每人分贈一枝，更顯得面粉口脂，芬芳可挹。

秋痕出來，見癡珠酒氣醺醺，躺在窗下彌勒榻上，便悄悄說道：「你病纔好，何苦那樣拚命喝酒！」又將癡珠小照瞧一瞧，說道：「你怎不請人題首詩？」癡珠道：「沒人道得我著，以後你題吧。」秋痕一笑，就將簾子掀開。見謾如走了出去，荷生卻躺在炕上微微睡著，便叫道：「起來吧，這裏睡不得，怕著了涼。」荷生就也坐起，喝了茶。

癡珠隨跟出來，向荷生問起采秋。荷生歎一口氣道：「不必提起。我有兩首詩，唸與你聽就知道了。」遂將所寄的詩誦了一遍。癡珠笑道：「甚麼事呢？」謾吟道：「丈夫垂名動萬年，記憶細故非高賢。」荷生也自微笑。

不一會，一家人掌上燈來，秋華堂又排了席。大家作隊出來，見堂上及兩廊，明角燈都已點著，越覺得玉宇澄清，月華散采。大家便都向市道上閑步。癡珠從那月光燈影瞧著秋痕，真似一枝初放的蘭花，葳蕤窈窕，極清中露出極艷來。聽見謾如讓荷生上去，便攜著秋痕的手，跟大家步上臺階，到得席前，照舊坐下。

這秋華堂係長七間一個大座落，堂上爽朗空闊，炕後垂三領蝦鬚簾，簾外排著十多架晚香玉。堂上點有二十餘對紗燈，炕上四小盆盛開夜來香。堂左右二十多架蘭花，雖纔打箭，燈光之下，瞧那綠葉紛披，度著炕上內外的花香，就不傾觴，也令人欲醉了。沉卯酒未醒，重開綺席，倒覺得大家俱有倦容。

入席以後，行了幾口酒，上了幾碗菜，秋痕便向癡珠發話道：「白天你是鬧過酒，如今祇準清談，我隨便唱一折昆曲給大家聽，可好麼？」荷生道：「好麼。」秋痕又道：「叫他們吹笛子、打鼓板、彈三弦的都在月臺上，不要進來。」謾如道：「這更好。」秋痕又道：「祇這癡珠酒杯是要撤去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癡珠面前酒杯，遞給跟班。謾如、丹翬都說道：「不叫他喝就是了，何必拿開杯子。」荷生、曼雲祇吟吟的笑。

謾如向荷生道：「『一見如舊』這句話卻是真有呢。」這一說，癡珠先不好意思起來，秋痕便覺兩頰飛紅。荷生忙接口說道：「『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。』我和癡珠不一見如舊麼？」

荷生此句話，原想替秋痕解嘲，秋痕也深感荷生為他分謗，祇太親切些，觸動心緒，倒弔下淚來。癡珠這一會淒惶，更不知從何處說起，祇向秋痕高吟道：「君為北道生張八，我是西川熟魏三。」就不說了。

荷生見秋痕與癡珠形影依依的光景，便念及采秋，又因癡珠今天說起紅腳，便覺新愁舊怨，一剎時紛至沓來，無從排解。謾如也梅，先前不合取笑秋痕，以致一座不樂，又見秋痕顧影自憐，那一種情態，也覺慘然難忍。丹翬、曼雲見席間大家都不說話，祇得勸秋痕道：「好端端的，又哭得淚人兒一般，人家說你有傻氣，你自己想傻不傻哩！」荷生就移步過來，替秋痕抹著眼淚。癡珠便叫跟班們擰過手巾，自己遞給秋痕。謾如也吩咐跟人泡上幾碗好茶來，又吩咐廚房慢慢的上菜。

秋痕祇得破涕為笑道：「我還唱曲吧。」大家都道：「好了！秋痕肯笑了。」謾如道：「秋痕這一笑，大家該喝一鍾酒。」秋痕道：「我總不準癡珠喝，大家依麼？」大家笑道：「依你吧。」秋痕道：「我卻要陪一杯。」於是大家都喝了酒，隨意吃了幾箸菜。癡珠祇吃了兩片藕。

祇見秋痕喝一回茶，將椅挪開，招呼癡珠跟人，說幾句話。停了一停，簾外鼓板一響，笛韻悠揚。秋痕背臉兒，亢起嬌聲來，癡珠依著聲，聽他唱的是：「此夜恨無窮，似別鶴孤鴻，檻鸞囚鳳。我無限衷腸，欲訴無從。悲慟！」癡珠聽到此，便歎了一聲，招呼跟班裝水煙吃去。荷生將手輕輕的拍著棹板道：「這底下是『惹禍的花容月貌，賺人的雲魂雨夢。』」謾如道：「這不是《紅梨記》上《拘禁》這一齣麼？」荷生點點頭。

又聽秋痕唱完了一支，曼雲便將癡珠跟前一碗茶，遞給秋痕喝了。秋痕轉過臉來，向大家說道：「今夜喉嚨不好，有些哽咽。」就唾了一口痰，又唱起來。到了「看他詩中字，芳心懂。怎割捨風流業種，畢竟相同」。又唱到「祇愁緣分淺，到底成空。」那兩道眼波，就直注在癡珠身上。大家俱暗暗的笑，卻不敢道出。

以後便是尾聲了。唱完，大家都喝聲「好！」荷生因說道：「這回我卻要癡珠喝一鍾酒。」秋痕也依，便將自己的杯斟上，叫癡珠喝了。荷生笑道：「我也要你喝一杯。」秋痕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荷生道：「喝了再說。」秋痕強不過，就也喝了。荷生笑道：「你們『風流業種，畢竟相同』，怎麼不吃個鴛鴦杯哩？」說得秋痕的臉通紅了。癡珠笑道：「你們這樣鬧，又何苦呢。」荷生微笑，停一停，說道：「你日間，那樣狂吟豪飲，這會怎的連酒杯都沒哩？」癡珠也就微笑。於是大家又暢飲了一回，便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差不多十二下鐘了！」謾如也不敢再敬。

大家吃飯，洗漱。荷生向癡珠道：「改日再來奉拜吧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又未能免俗了，我明日便是便衣過訪，何如？」荷生道：「好極！我便在寓相候吧。」就謝了謾如，幾對燈籠引著轎先走了。

謾如卻要送癡珠先回西院，癡珠看見丹翬等三人都站在月臺伺候，便道：「還是給他們先走，我們再說吧。」於是丹翬、曼雲、秋痕說道：「我們都不打千了。」丹翬、曼雲先走，秋痕落後。

癡珠、謾如站在一邊，秋痕拉著癡珠的手，問後會之期。癡珠十分難受，勉強道：「兩日後就當奉訪。」秋痕忽向袖中，取出一件東西，悄悄的遞給癡珠。癡珠也不便細看，祇好袖著，便催著謾如回去。謾如祇得告辭。癡珠送出，看秋痕上車，謾如也上了車，然後自回西院。正是：

茫茫後果，渺渺前因。

悲歡離合，總不由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